

镌刻时光的碑铭

徐彦明

走进都昌县蔡岭镇衙前曹村,仿佛能嗅到历史的沉香。风,轻轻拂过这片古老的土地,诉说着一座楼阁的前世今生。

眼前这座重建于2021年的古朴典雅的南宋风格阁楼,静静伫立在岁月河畔,新修的飞檐斗拱与“水阁遗基”相互凝视,仿佛两个时代的灵魂在对话。这就是星凤楼。

八百多年前,南宋理宗宝庆元年的余晖,洒在告老还乡的曹彦约身上。这位南宋淳熙八年的进士,朱熹的挚友,一生在官场辗转,从兵部侍郎到礼部侍郎,最终官至兵部尚书,著有《昌穀集》《经轶管见》,却在暮年归乡,开启另一段传奇。

在家乡置地建楼,不是为了享受,而是暮年的内心,依然激荡着一腔热血。楼建好后,理宗皇帝御笔亲题的“星凤楼”匾额,宛如一道神圣的光,照亮这幢即将承载文化的楼阁。楼依八卦阴阳太极的鱼眼而建,四周栅栏临水,似在守护一泓文化清泉,阁前石桥横跨,连通着尘世与墨香世界。

走进彼时的星凤楼,屋内弥漫淡淡的书卷气息。书架上摆满了曹彦约穷尽一生收集而来的珍贵古籍,泛黄的纸张承载着千年的智慧与思想。墙壁上悬挂着的书画,或出自名家之手,或为曹彦约自己的笔墨,每一幅都仿佛在诉说着一段历史,描绘着一个时代的风貌。

当年,楼下茶香四溢。曹彦约与好友们围坐在一起,谈诗论道,分享着彼此的见解与感悟。曹彦约心中有团火,燃烧着传承文化的热望。彼时南宋偏安杭州,北方文化在少数民族统治下逐渐式微。他要将中国排名第一的法帖《淳化阁法帖》中的精华部分,加上自己收藏的全部名帖,倾尽全力石刻成《星凤楼帖》。他欲借助中国书法的薪火,延续中华文化的根脉。

这是一项何等浩大的工程,其中的重重困难可想而知,但他“众刻重模,精善不苟”。一笔一画,一刀一刻,镌刻着文化的坚守。三年时光匆匆,他倒在未竟的事业上,然而,他的精神如同一把火炬,为子孙照亮了一条传承之路。

曹士冕,曹彦约之幼子。他禀赋卓异,于书学领域造诣深厚,集大收藏家、书法家、帖学家、版本学家诸多身份于一身,更是“兰亭学”的杰出学者,摹勒法帖的个中高手。尤为可贵的是,他身为文人,怀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。对于父亲的情怀,他洞若观火。在父亲病危之际,他毅然请辞德化(今属九江柴桑区、濂

溪区)县令之职,归家养亲尽孝,同时,矢志传承父亲的精神遗泽。

彼时,正值乱世,战乱频仍,书画文物惨遭践踏。曹士冕痛心疾首,遂立志倾其一生,投身于书法历史的传承与保护大业。他从父亲手中接过刻刀的瞬间,他身上肩负的就不仅仅是家族使命,更是文化传承的千钧重担。

一晃十年,曹士冕在书法碑帖的海洋中遨游,他博参书法,众揽碑帖,详加考证,梳理源流,并于公元1244年著成《法帖谱系》,为宋代帖学点亮一盏明灯。

就星凤楼书法史而言,曹士冕是一位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。就中国书法史而言,曹士冕代表南宋书法史上的最后一抹余晖。

曹彦约之孙曹之格亦不负先辈期许,他继承了家族对书法的热爱与执着,在刻帖的过程中,不断追求完美。他四处寻访名家碑帖,与各地的书法爱好者交流切磋,汲取灵感与经验。

他所做的不仅仅是刻帖,更是在传承中华文化的瑰宝,让人能够领略到古代书法的魅力。又是一个十多年的时光,他在公元1269年刻成传世极稀的著名法帖《宝晋斋法帖》。

曹氏三代,以三十年光阴,汇聚成中国书法的宝典,星凤楼也因此成为中国书法的高地。

然而,历史的风雨无情。元兵的肆虐、日寇的铁蹄、时代的动荡,让星凤楼一次次遭受重创。元兵入侵都昌时,战火纷飞,星凤楼在硝烟中摇摇欲坠,珍贵的藏书和书画被掠夺或焚毁,刻帖的石碑也有不少被损坏。但星凤楼的精神却没有被摧毁,它顽强地屹立在那里,见证着岁月的沧桑。

清朝雍正十一年,星凤楼迎来了一次重生。重修时,工匠们遵循着南宋的简朴古风,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华丽工艺。他们小心翼翼地修复着每一处破损的地方,力求还原星凤楼当年的风貌。那些陈旧的木材被重新打磨,斑驳的墙壁被仔细修补,每一块砖石都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。

可时光的考验并未停止,日军人侵都昌时,星凤楼再遭劫难。侵略者的暴行让这座古老的楼阁伤痕累累,原本宁静的村庄也陷入了战火与恐惧之中。星凤楼在炮火的轰鸣声中苦苦支撑,它的命运岌岌可危。

到了1967年,在那场席卷全国的浪潮中,星凤楼终究没能逃过一劫,彻底被拆,只剩“水阁遗基”在风

中呜咽。曾经辉煌的楼阁,瞬间化为一片废墟,只留下人们心中无尽的遗憾和对往昔的怀念。

文化的根脉,烙在民族的灵魂深处。新世纪来临,广大社会贤达、曹氏后裔、专家学者纷纷伸出援手,积极助力星凤楼的重建。

其中,广文先生更是呕心沥血,殚精竭虑。为星凤楼的重建,他宛如一位不知疲倦的行者,穿梭于城乡,拜访各界人士,讲述星凤楼的历史与文化价值。他以自己对星凤楼深厚的情怀,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。为这座承载无数记忆的楼阁,筹资募捐,倾尽全力,只为让其重燃往昔光彩。

终于,星凤楼在2021年重焕生机。新修的星凤楼,每一根梁柱都散发着岁月的气息,每一片砖瓦都承载着历史的记忆。工匠们按照历史记载和老一辈人的回忆,精心打造每一个细节,力求重现星凤楼当年的风采。

抚摸着新修星凤楼的梁柱,指尖似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。这里,有曹彦约的执着、曹士冕的钻研、曹之格的坚守;也有侵略者的暴行、时代的荒诞。星凤楼,不仅是一座建筑,更是文化传承的精神图腾,以自身的兴衰,见证着中华文化的坚韧与伟大。

站在星凤楼前,望着这座承载着无数历史记忆的建筑,心中感慨万千。风雨中的星凤楼,是一部生动的中国书法史。它见证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坚韧,承载着无数先辈的初心与梦想。在这跨越古今的时光里,星凤楼的故事还将继续,激励着后人守护这珍贵的文化遗产,在岁月长河中,让墨香永恒飘散。

阳光洒在楼阁上,仿佛为它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,熠熠生辉。远处,田野里的庄稼随风摇曳,与星凤楼相互映衬,构成了一幅宁静而祥和的画面。或许,这就是星凤楼最好的归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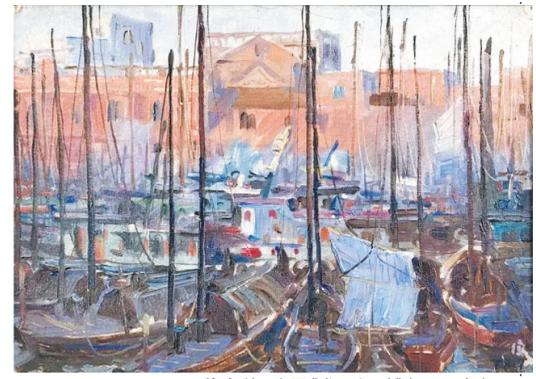
赓续文脉 致敬长江



九江市融媒体中心 九江市文联 主办
九江市作协 协办



汪昌炽 水彩《铁桥头》(1965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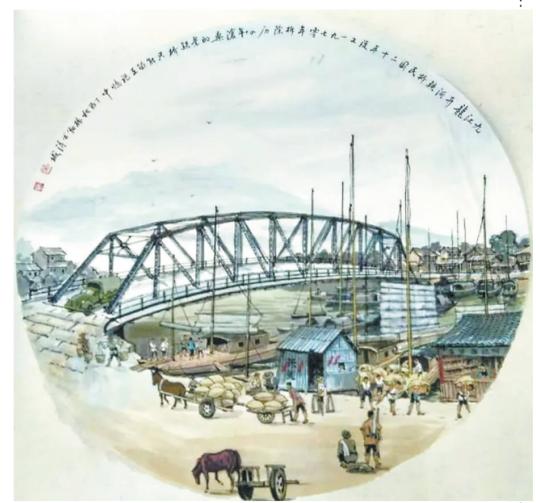
徐东林 油画《龙开河畔》(1978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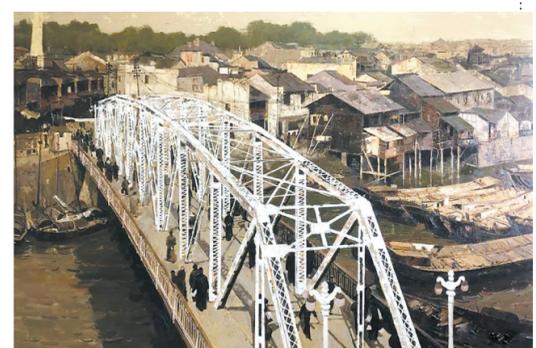
孙慕文 水彩《龙开河东风桥头》(1978年)



陈良孟 油画《龙开河铁桥》(2014年)



吴振翔 国画《龙开河铁桥》(2017年)



孔德峰 油画《龙开河铁桥》(2021年)

G 古韵亭

安庆、大别山红色采风吟句

柳国发

初治安庆

龙山风水溢安庆,一脉长江共摄魂。
遍见香樟枝独秀,唯留太史第千痕。
开腔北韵黄梅戏,闹市南门绿浪奔。
把酒东篱移铁砚,醉香古井又宜村。

拜谒独秀园

翠柏苍苔五命山,昂天石像立郊寰。
笔呼晨曲开寒夜,旗引青春破晓关。
熠熠林光初建党,泱泱野水久经湾。
播芳新圃中先哲,金灶已燃强国澜。

参观赵朴初故居

豪门染夏马头墙,四代翰林金匾悬。
高德朴初承祖训,精魂佛教隐当关。
松风取意云岩觉,片石留情雨露光。
硕果图文供摩诘,无惊物外百花香。

刘邓大军前方指挥部有怀

出门泉涌徽风月,劲旅南来大别山。
湿削尖刀争决战,干烧烈火照玄关。
军红不犯乡民物,塞紫当溶苦竹斑。
誓死张天拼剑戟,男儿绝地反功还。

安庆博物馆内越王卬北古剑

此剑磨锋越楚天,随王地下几千年;
今朝镇馆成瑰宝,勾践精神看续篇。

迎江寺登振风塔望江

万里江声入海频,铁锚无力锁东巡;
西来夔峡连开放,更举风帆望远人。

访六尺巷

七十老人寻巷宽,千回百折砌砖栏;
旧官金句人人诵,走尽桐城数教坛。

S 拾遗

庐山昔日餐桌上的野菜(三)

邵友光

洋菊花叶

洋菊花叶是洋人们从国外带来的,因此牯岭人便叫它们洋菊花叶。洋菊花叶秋天开花,花像大丽花,如柠檬一样是黄色的,身姿娇艳十分好看,种在花坛上可观赏。它的叶子有点像芍药花叶,气味与中药川芎相似。春天的洋菊花叶很嫩,掐一把回来,便能做一道菜。

母亲说,洋人吃面包时,喜欢在面包中夹一片生菜叶子,有时就是这洋菊花叶。但母亲不喜欢吃生的洋菊花叶,她习惯在炒时,多放点油加上些干辣椒,味道极好。如今,洋菊花叶在牯岭越来越少。我总想找到它,可一直没有见到。

豆叶菜

豆叶菜是庐山牯岭的一道名菜。初春时,豆叶菜从地里钻出来,长出一茎一芽。因芽像豆芽,牯岭人又叫它豆芽菜。它生长在汉阳峰北坡,只有汉阳峰和青莲寺附近才有。汉阳峰的豆叶坪是因豆叶菜而命名的。豆叶菜口感爽滑,营养丰富。母亲每次带我们去采豆叶菜,要走20多公里的山路。它数量少,难于寻找,我们每次采回的豆叶菜只能炒一小碟子。

母亲说,1949年前,有和尚曾在此修行。这里有一个庙,庙前有一块肥沃的山地,是和尚的菜地和菜园。有一天,庙里又住进了一个和尚。住得久了,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个人不是和尚,而是国民党的一个旅长。因为他不愿打内战,这才出家。大家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母亲说,这个旅长初来时身体不好,人很瘦弱。因为经常吃豆叶菜,后来腰肥体胖,红光满面,跟换成了另一个人似的。新中国成立前,上山的政要人物都以吃到豆叶菜为荣。牯岭的各大公馆遇到贵客上山,便专门收购豆叶菜。即使这样,也还是很难买到豆叶菜,因为它的生长季节短,数量少,即使旺季,价钱也是天价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曾到豆叶坪去过,只见寺前庙后,长满了豆叶菜。十年后,我又到豆叶坪去,寺庙周围一株豆叶菜也没看到。护林人说,山里的蚊子多,他

撒了除草剂。可能因为这样,豆叶菜便不见了踪影。

大叶菠菜

大叶菠菜不是野菜,洋人又叫它鲁梅克斯菠菜。当年,大叶菠菜在东南亚地区十分流行,是珍贵的名菜。由于它的杆子长,茎粗叶大,庐山人便叫它大叶菠菜。

以前,牯岭没有大叶菠菜,是霍伯特从苏联引进的。庐山人叫霍伯特为“霍驮子”。当年,“霍驮子”出在小天池请人试种大叶菠菜,独家销售。大叶菠菜可炒着吃也可以煮着吃,营养丰富。

一到冬天,门外雪花纷飞,滴水成冰,母亲就把晒干收好的大叶菠菜拿出来剥皮、抽丝、切段,加上冰糖和水,丢在土罐里微火慢煮,可口又有营养。

20世纪70年代时,我还曾吃过它。可后来再也没在庐山找到过大叶菠菜了。前几年,有朋友看到我在文章中提到过庐山的大叶菠菜,便赶紧告诉我,他在大厦山边发现了大叶菠菜。朋友特意拿来一株让我看,果然是大叶菠菜。可是当年的名菜,如今却变得瘦小羸弱。

洋生姜

牯岭也长有洋生姜,虽然它也是洋人从国外带来的,可他们却不喜欢吃,吃多了洋生姜会刮油,家境困难的人也不喜欢吃它。大家更喜欢种洋葱和蔬菜,因为洋葱可交换大米,一斤换一斤。

洋生姜的生命力顽强,不要施肥,不须剪草,不用翻地,所以庐山人都称它为“泼皮”。但凡家里有洋生姜,母亲便把它洗净晒干,用盐腌好后,与辣椒一起放在坛子里压紧,密封起来。几天后开坛,再将它切碎,加辣椒炒熟,清脆又爽口,早上配稀饭当小菜特别好吃。

可惜的是,我们家没地方种洋生姜。20世纪80年代初,我无意间在家旁的护坡墙下种了几个洋生姜。当时做好了只种不收的准备,哪知道一个春天过去了,洋生姜长得葱绿茂盛。几年下来,洋生姜在护坡墙下长得一片又一片地,把杂草都给覆盖了。从那时起,我家年年便能收洋生姜了。

水位增高的时候,龙开河的水面宽度大约100余米。这个季节,也是龙开河两岸最繁忙和最热闹的时候。河面白帆云集、百舸争流。先进港的避风靠岸,后进港的只得委曲求全,借宿在别的船尾……”徐东林的这幅画很好地还原了文中叙述的场景。

1978年,21岁的孙慕文在龙开河边画下了“东风桥”的英姿,这是现存为数不多的以“东风桥”为主体的水彩写生之一。

在讲述龙开河的历史时,桥是绕不过去的故事,九江文史专家吴圣林在书中介绍:“龙开河最早的桥为宋代浮桥,明清时屡废屡建。1915年修建木质船墩桥,长70米,宽4米,桥身中部有3米宽开放式过船装置。随着滨江洲的加速开发,木船墩桥已远远不适应城市交通的需求,为解决南得铁路人流、货物过渡的困难以及城市交通发展的需要,1926年初开始筹建龙开河铁桥。”

“该桥由英国剑桥大学的高才生张远东设计,上海慎昌洋行(美商)施工,九江总商会会长王试蓉监造,是九江老火车站通往市区的重要孔道。桥长60米,面宽3.5米,两边人行道各1.5米。桥梁为钢桁架结构,由下

弦杆、横梁、斜杆、吊杆、上弦杆、联接杆组合联接而成。桥面为进口松木铺就,造型颇为雄伟壮美。”

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,龙开河铁桥已经承受不了交通运输的需求,20世纪60年代初,九江城建部门在距桥南不远处建起一座钢筋混凝土公路桥,九江人称为‘新桥’。”

虽然文脉源远流长,但经历“探索时期”的九江学画者几乎看不到正规的美术学习资料,接触外界的绘画也很少。所以,这个时期很多人的绘画技法看上去都很老套和中规中矩,孙慕文的这幅《龙开河东风桥头》绘画很能说明这一点。可也正因为画得老实实在、仔仔细细,反倒让我们能将彼时东风桥的风情看得真切。

依旧是碧波荡漾,但作品中却没了饶国安和徐东林绘画中的热闹与繁忙,这是龙开河平静的模样。夏日里,远处低矮的老屋默然无声,东风桥上也没有人车川流的场景,水面光洁碧绿,锚链牵住的船上有人正在下搬运着红砖,这一切都被孙慕文细腻地记录下来。从“老水彩”画的风格起步,从此,孙慕文的水彩画也具有了“微雕”时光的艺术特征。(未完待续)

H 画说九江

画中九江龙开河(二)

孙海帆

虽然一直住在九江,但徐东林这个“隐藏的油画大家”(央广网语)早就名扬海内外画坛。自《金舟》开始,他的作品风格也逐渐从写实走向当代写意油画,为此国内诸多美术评论家、教授也在专业范畴对他的作品进行了分析、探讨和总结。

当画家的作品进入当代艺术的领域之后,很多人面临着“看不懂”的阅读障碍,看什么画都要问一句:“这画的是什么?”所以这时,需要一把进入画家天地的钥匙。解读徐东林当代作品的“钥匙”,还是要在九江的“水中”找。看他的作品,无论是画山水田园,还是梦

境禅意,抑或人文都市,也不论其造型、构成、肌理、笔触、意象,其整体感觉还是潺潺流动、多变灵活、波涛汹涌的“水体”。可以说,了解九江的“水性”,就能了解徐东林艺术的当代性。

不过,徐东林的这幅《龙开河》中却几乎没有画水。非但如此,其画中压阵的河西红色仓库,工整的构图还展现了这里的热烈、壮观和严谨,让人们感受船队期待扬帆长江的气氛。

曹智明在《沉没的龙开河》中写道:“全长不足5000米的龙开河水道,北止长江口。每年的夏季,当长江的